

# 公論周刊

1518

## 還成什麼國家

小付

據七月三十日各報載：中華公司及各外埠分行，因受美商排擠，業務日趨凋敝。據該公司經理人表示：美商排擠，係因美商利用其雄厚之資本，在中國市場上，採取壟斷政策，致使華商在市場上，處於劣勢。華商若不採取有效之措施，則其市場將日益縮小，甚至被美商完全壟斷。此種情形，誠為國家經濟之隱憂。故本報特刊此稿，以供國人參考。

一、沒收專門資本，充實全國學校設備。  
 二、中國商要學術，供給學生出國外匯。  
 三、嚴格執行外匯管制及進出口管制法令。  
 四、澈查私售外匯及私放禁進口物品有關人員。

七月三十一日

印 度 斯 坦 巴 拿 馬 地

美國來華行商政

今日國家之真境計



版 出 日 二 月 八 年 六 十 三 國 民

南 京 國 書 館 藏



**警醒！奮勵！**

魏德邁來了。依消息報導和事實表現。魏氏來華調查，儼然像當年李頓爵士來華調查的增訂本。

我們應該拿幾點假

定來警醒自己：(一)目前中美關係，雖免繼續發展，於是各有政策；(二)美對華政策，即使可能對華有利，必以美國自身利益為本位；(三)美政策如遇障礙，再隨機應變，一帆風順，則必依計行事，故凡有對我不利，必須充分運用獨立方案，乃更有利。(四)凡事必先發制人，先具

**警醒啊！站牢國家民族立場！**

假定美國「援助」可能對中國有利，而最後決定條件還在我們自己。起碼的條件是澈底革新政治，因為這才不致成爲「漏洞」。而政治革新，至低限度要做兩件事：(一)健全地方府，即從基層建立忠誠制度；(二)健全地方府，即從基層提高行政效率。兩件合爲一件就是說，樹立廉能政治。政府這才可以成爲人民的公僕。這是無須人家催逼與幫助，自己便應當立即做好的。

**奮勵啊！維護人民利益！**

就此起步，實心實力去轉移國運罷。(華)

**國際腦筋向着東京動**

「天皇之皇」麥阿瑟，管教有方，小子們也循規蹈矩。麥帥龍顏大悅，恰巧外間要人跑生意，於是准予提早畢業，出去實習。提早放日本，也美國明是冒險之舉，但是爲了將就自己算盤，也得試試，倘不如意，再圖補救。

反正「麥帥」即「黑總」，要幹就幹，送了去，再不合作，就隨他去，讓日本的一切，全是「美國製」不更好嗎？開放日本對外貿易就是這

般幹法。對日和約初步會議的建議，也是以這種精神出發的。「三分之一表決制」代替「否決權」的使用，在東京，美國至今還佔着超越的優勢，至少在他自己覺得。

北方之熊的蘇聯全靠否決權和美國玩，在未來提出其他妙計之前，他當然是拒絕參加對日初步和會。

對日貿易貿易，蘇聯準備繼續進行。本年內輸入煤焦約一千四百噸；蘇聯計劃以木材二萬五萬方呎，交換日製木船二九五艘；蘇聯並獲得五億日元之日本機器(紡織機爲主)及鋅、鐵板、魚網等。

蘇聯對美國掛在日本的「橡皮幕」(Rubber Curtain)一向無積極辦法，只好暫先做一批買賣。至於組織並支持「日共」，當然是不稍放鬆的基本工作。

英國在東亞有他的「生活空間」，在對日問題上自然佔相當重要地位(不像中國在對日問題上只佔旁觀者地位)。爲檢討對日和約，他預定八月廿六日召開坎伯拉帝國會議，被邀出席的，除他的囉囉新西蘭、澳洲、印度、加拿大(所謂東英集團)四國外，還要請緬甸、南非等參加。

英國近來與蘇聯之間，扭扭捏捏地還有點講交情。蘇聯，很可能與蘇聯搭檔，拖出個比較有利的形勢。講貿易，英國還早。

法國和荷蘭只看着美國馬頭，已經無條件接受美國第四十九州更是不成問題。菲律賓這個美國第四十九州更是不成問題。

中國抗日時間最久，犧牲最大，過去與未來的中國對日關係，又比任何一國深切，由此對於東亞乃至世界和平的影響也最重大，在對日和約問題上，中國該有最大發言權。

中國英美外交，提出折衷辦法：(一)先開中、美、蘇、英四外長會議，交換意見；(二)同意三分之二表決制；(三)正式對日和約會上，美、蘇、英四國在內；(三)正式對日和約會上，海舉行。這回很有「橋樑」姿態。後效如何，拭目以觀。

中日貿易開放，本來不成問題，但竟大成問題。既有物物貿易辦法而仍想急急地盲目開放對日私人貿易，簡直等於出賣血液乃至血管。工商團體反對開放或建議緩辦，事理顯明，而政府紛紛反對討論無結果，即將提國務會議討論，這種備於外威，怯於自主的醜態，我們豈勿表現太多，因爲國家此後還要繼續存活，還要與人爭一日短長。這樣人過滅自己威風，焉乎可！(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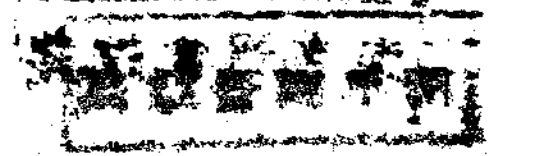
**團結，禦侮！**

荷蘭以十足道地的帝國主義姿態凌壓印尼，印尼崛起抗戰，果世正護人士，無不同情後者而譴責前者。印度國大黨領袖尼赫魯更對世界大阻此種事實，亞洲決不容忍。一

今天不應講亞洲門羅主義，因爲我們與亞洲以外的國家都需要互助合作，但當外力給予亞洲侵略或侮辱的時候，亞洲不能容忍。亞洲應即從新自覺，爭取獨立解放。我們對於印尼抗戰之英勇堅毅以及尼赫魯氏之浩然剛大，寄予莫大的同情與敬意。

但是散沙一盤的亞洲，怎樣禦侮？何況現在都正演着自相殘殺的悲劇？印尼軍隊屠殺華僑，緬甸集體的暗殺，印度回角門，以及各國內部經常進行的特務暴行，乃至同一城市的憲警，可以偶因小故而演出數百人的武裝衝突，釀成慘笑中狗的慘案，此外則一同行如敵國，被視作狗咬狗的趣劇，總之，舉凡文化低落的民族所優爲的種種醜態，在亞洲各地隨時可以發現的太多了。這些都明白表現了各個體能力的幼稚，同時說明了整個團結力量的虛弱。

團結是禦侮的前提。(生)





# 縱談國是

· 中的記述 ·

華山，草連，啓明，子民，子影和我六人，一日同訪小付先生於其寓中，夏夜無俚，暑氣未消。在座多後生小子，血氣方剛，牢滿騷腹，而蒿目時艱，放眼世界，一片擾攘，隱患正多，如風雨滿樓，浩劫將至，縱情所之，談論國是。歸後就記憶所及，追誌於下：

小付：「公論」出版已八期，書生論政，所見是非，距「公論」理想遠。今天我們隨便談談國是，就從魏德邁來華對中國今後政局將發生怎樣的影響一點談起，各位以為怎樣？

子民：外來援助，利用在我。

魏德邁此來，據報上說是來調查中韓實況的，但恐怕不盡僅此。美國或將打算以更多援助支持政府，打擊中共，在中國建立「防蘇」的「橋頭堡」。但美國這種做法，是否有效，頗多疑問。試看美國在希臘下了二億元「資金」，猶無顯著效果，中國無論地區或人口，不知要超過希臘若干倍，若想拿貸款來「援助」，而無法節制對內用於戡亂的消耗，則此種貸款將永遠填不滿戡亂的「漏洞」，可以斷言。

中的：調查中韓，端在對蘇。

我想魏氏此來，名為調查中韓實況，其實恐與最近一連串發生於中國方面的報導有關，例如北塔山事件，日俘韓共在東北參戰事件等等，白宮當局，當然密切關心起來，所以魏氏被派來遠東，他的主要使命，就在要實地調查一下：第一、這些事件之真確如何；第二、聯蘇「侵入」中國之勢力及其「援助」中共實際已至若何程度；第三、中國政府對戡亂軍事中多少把握，經濟究能支持多久；第四、美國針對這一情勢，究應採取何種有效的政策與實際步驟，以應付國體上可能的變局。本來，第二次世界大戰未結束以前，美蘇的衝突危機即已存在，因為這個衝突是一種主義的，思想的，精神的，並不是一時的利害矛盾，可以雙方讓步或一方退後，可以分贖，可以妥協的。試以美國政策來說，戰事結束後，當然不希望和蘇聯立刻火拼，故在中國方面，以馬歇爾出馬前來調停，目的是希望中國國

內暫時能和平，不要因為國共關係的僵化，而使美蘇在遠東關係亦因此惡化，甚至短兵相接起來。馬歇爾失敗歸去以後，中國國內的局勢一天天糟下去，最近蘇聯的牽涉，愈來愈露骨了，美國當然不好再「坐視不救」。

小付：兩大對峙，我居夾縫。

我們要瞭解今天的中國問題，不是單純的內在矛盾，而是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的反映，即是外在矛盾的一面，因此只有從外在矛盾中才能找出中國問題的癥結。

今天的國際關係中，是蘇聯集團和美國集團的對立，我們必須把代表兩個集團的中堅國家——也就是兩個領導國家的基本國策，先作一番分析，這是本案的前提，也是本問題的論據。

第一、美國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所以它須有廣大的國際市場，作為資本主義國永生的基礎，因此它的國策是：

- 一、它只要國際市場，沒有領土野心。
- 二、爲了防範別國的進攻並保障其市場的安全，它需要很多的戰略基地。
- 三、它期求國際市場的安定，用以增進購買力，推廣其商品的暢銷，所以它肯出鉅款予以援助，這是它對商品市場的投資，目的還是爲它自己。
- 四、如果它的市場投向他國，它不惜干涉其內政，若是別國佔去它的市場，它也不惜一戰。
- 五、它開拓市場的方法，一是用金元外交來收買，一是以擴大軍備爲

後盾，兩者都要大量金錢，只有資本主義的繁榮才能支付這筆費用；所以用資本主義來培養武力，用武力來保護資本主義，兩者都是五為因果，互相消長的。

正因為美國資本主義的沒有領土野心，以及它經濟力量的雄厚而肯救濟它的市場，所以它的出現於國際舞台上，似乎很受人歡迎了！

第二、蘇聯目前雖還逗留在國家社會主義的階段，但它總以共產主義相標榜，不管它真的懷着解放世界的善意，還是具有統治世界的野心，對於「赤化世界」總是朝夕不忘的心願。所以它的國策是：

- 一、資本主義國家的階級對立，弱小國家的國內戰爭，殖民地對宗主國的民族解放鬥爭，……總之，整個世界愈混亂，對它愈有利。
- 二、它希望它以外的國家自相殘殺或互相混戰，它才能安心地完成建設，培養國力，以備向外發展；同時它以外國家的殘殺混戰所造成的社會恐慌，正是它「赤化世界」政策下種施肥的機會。
- 三、即使世界不混亂，它也要把它的細菌散播蔓延到各國，燃起火種，製造混亂；最低限度，也要使週圍的國家變成它的衛星，防止別國的侵襲，以求自身的強大。

正因為蘇聯的企圖是如此，所以它和資本主義國家的要求相反而勢不兩立了，它爲了要赤化世界，所以企求自身的和平是真的，製造世界的混亂也是真的。而資本主義的美國，爲吸吮落後國家的脂膏以求本國的繁榮與永生，因此用救濟援助以貧世界和平，也是真的。但正因為兩者基本國策的不同，而又是真心的忠實的執行自己的國策，所以生長在夾縫中的落後國家，便成爲它們執行國策的對象而永無甯日了，中國便是犧牲在他們夾縫中的一國！

我們瞭解了這個國際關係以後，知道蘇聯爲「赤化世界」而要向外發展或製造混亂的，美國爲「爭取市場」而要各國安定或防止混亂的。蘇聯目光裏的中國如果赤化了，等於它的國策完成了一半，也等於它的東方屏障，可以防止美國資本主義的侵入。美國心眼裏的中國如果安定了，是美國在遠東的最大市場，也是防止蘇聯赤化世界的前衛。於是中國便成爲美國的必爭之地。

在中國，執行蘇聯國策的是中共，執行美國國策的是政府。而且美國

也親自到中國來執行這個國策的，最先是赫爾利，他把毛澤東由延安迎到重慶，期望國共和平，中國安定，但是結果失敗了，毛澤東飛回延安以後，紙上簽訂的和平與安定也飛走了。於是馬歇爾來了，他的主張：第一要政治民主化，成立容納中共及各黨派的聯合政府，以保障和平；第二要軍隊國家化，既可防止內戰以求安定，又使執行蘇聯國策的軍隊不再存在；第三要用美式武器替中國裝備一百個師，用以防止蘇聯，綏靖遠東，寄中國以極大希望。但是窮數月之功，馬歇爾的腦汁被內戰的烽火所烤乾，政協會的決議被內戰的烽火所燒盡。正當此時，歐洲風雲因德國佔領區與對意和約問題而緊張起來了，在美國集中注意馬歇爾調停中國問題之時，蘇聯的巨掌伸向巴爾幹和中歐了。於是馬歇爾撤下中國，返美出任國務卿，又風塵僕僕於歐美上空，努力於歐洲問題了。

從馬歇爾來華起，美國軍火援華停止了，馬歇爾去後，連原存的援華軍火也用光了，馬歇爾希冀雙方精疲力盡的時候，赤手空拳，終得停止內戰，雙方安定下來，所以連今年六月底滿期的五億美元貸款，都不肯借給中國，這是美國期望中國安定的決心。可是中國的事情竟出一般人所料，美國的援助停止了，中國的內戰越打越起勁。正當馬歇爾援歐計劃造成歐洲東西兩個大集團的時候，蘇聯的鐵幕已經垂下了，馬歇爾的包圍圈尙未完工，蘇聯在中國又燃起了野火。在東北出現了韓共和日俘，與中共並肩作戰；在西北出現了蘇軍佔領新蘇伊寧和塔城，蘇蒙陸空聯軍進攻北疆。於是又吸引了美國的注意和援助，首先售華的是一萬三千萬發彈藥，繼之五億美元貸款雖告期滿，尤爾對華新貸款。而美國來華親自執行國策的第三人，便是最近飛華的魏德邁特使了。魏使來華的消息公佈，政府剿匪戡亂的總動員令也頒佈了。這是魏使來華而促動員令的頒佈呢？還是動員令的頒佈而促魏使之來呢？或者還是兩者巧合呢？這正是中國問題的微妙。誰還能否認中國問題是國際問題的縮影，是外在矛盾的一面？而這也正是中國問題癥結之所在。

華山：外力影響，漸成癱瘓。

小村先生把國際大勢和中國處境分析得很明白。的確，事實上中國已在受着美蘇兩個外來力量的影響，而這種影響，正在步步加強而顯著，無論稱爲「援助」，「扶助」，「支持」或其他什麼都好，實質上已漸漸形成了一種相當的羈縻或控制或支配。

「國家」形態猶須存在人間，各國就得替自己的存在與發展打算，就得有自己的國策。照理想，當每一國的存在與發展都和全世界的存在與發展互相一臂時，那就是天下太平。要能達到這個地步，必須每個國家都替別的國家打算，在互尊合作的關係中求致共存共榮。羅斯福夫人說得好：「美國的生存要靠許多不說英語的國家的生存。」如東我們不是太樂觀，我們也許可以說世界（或者是一部份）是朝着這個方向邁進的，雖然很慢而且現在已經成就的程度還很低。我們當然希望大家都竭力促進國際間的互尊合作。但是就大體上說，對人運用種種顯性的硬性壓迫或隱性的軟性侵略的手段，以期奪獲或騙取自己的存在與發展，仍是比較普遍的現象。於是仍然是強凌弱以自肥啦，此強與彼強爭啦，此強犧牲此弱以與彼強爭啦，此強犧牲此弱而增厚彼弱以與彼強爭啦；如此類推，則波譎雲詭，縱橫捭闔的局勢於以形成；更由此演化而往往善意變為惡意，惡意變為敵意，如此展開而加深，則非演成戰爭不可。這就是進化的舊路。

現階段的世界，大體上還在走着這條舊路，不過多半都已採用比較高明巧妙的手法。最顯著的就是強國對弱國的驅逐或控制，多以「援助獨立自治」或「援助改革繁榮」為方式。其中更有些果然帶着多少交相利的成分。若果要說這仍然是帝國主義的侵略，那麼，就不妨稱之為國際資本主義發展之合理化；這即是改良雞種的道理。這麼一來，一方面，侵略者既已撤下侵略的招牌，可以減少忌怨，同時可以獲得更好的原料與市場；另一方面，被侵略者總不外是因為自己弱所以被侵略的，也樂於利用這些「援助」，先求自存，再圖自強。

我們現在試來檢討：中國要接受那一種「援助」呢？我們遇到了三岔路：一是接受美國援助，一是接受蘇聯援助，再一是「腳踏兩頭船」——兩者都接受。

啓明：「不歸於楊，即歸於墨」。

其實三條路是不需我們再去選擇的。今天事實很明顯，「不歸於楊，即歸於墨」。政府已選了第一條路，中共早走上了第二條路。「腳踏兩頭船」，在今天的世界上是不可能的。

中的：利用時機，爭取解放。

假使站在人民的立場，我想中國應當是有第三條路可走的。請看今天的遠東，依舊未脫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的形勢，像最近荷印的武裝衝突，

緬甸的政治暗殺，印度護軍德和釋迦牟尼兩方的子孫依舊在敵對之中，以至暹羅，非列賓，越南，那一處完成了真正的獨立？甚至我們中國，還不是被逼緊在「兩大」的夾縫中間。這說明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今天，國際上帝國主義爭霸殖民地的局面，不過在方式上已經改了頭換了面，而在本質上依舊未脫舊日的窠臼。中國革命之父中山先生的偉大革命理念，爭取弱小民族的自由平等，依舊是一個理想，而且是一個距離現實十分遙遠的理想。現在的路線好像是已經沒法挽救了。但是，假定以美蘇為主角的三次大戰果真會爆發，在開頭，中國固然沒法脫身，但站在全世界弱小民族這一方面來說，我們倒希望三次大戰早一點幹上，而且要幹得勢均力敵一點，因為雙方總有一天要精疲力盡下來的。嚇！那個時候才是我們「革命」的好時機了。所以，最近有人說：中國抗戰勝利以後，對外，外敵已去；對內，軍閥已除，可以說民族主義已完成了；同時政府準備結束訓政，開始行憲，民權主義亦快大功告成了；現在唯一的問題，就祇存下一個民生主義了。今後中國的革命，簡單說一句，就是民生的革命了。這些話似乎有理，但是說這些話的人一定沒有好好研究過近世國際史，研究過國際關係，尤其是今天國際政治經濟上的基本關係和動向。老實說，直到今天，中國的民族革命，換句話說，中山先生理想中的民族革命，還需要來一次再出發。未來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後期正是一個最後的良機。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蘇俄利用列強精疲力竭的空隙，完成了她國內共產主義的革命，進而建立了進行世界共產主義革命的基石；假使今日及今後蘇聯革命的路線歪曲了它的指標，或者它的革命理論不能為人類社會的實際需要所接受，那麼第三次大戰的揭幕，正是中國民族自求解放，進而解放世界弱小民族的革命戰爭最好的一個序曲。我們不能放過這一個好機會，要好自為之，加緊準備，以迎接世紀的明曉。

小村：大戰再發，於我不利。

中的君的看法有一個很大的錯誤。我們不但不能像中的君的樂觀，認為第三次大戰是弱小民族解放鬥爭的好機會，反之，第三次大戰若是真的爆發了，那只有加速中國的滅亡。因為這裏面有一個很大的危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在俄國的疆土以外作戰的。那時主要的戰場在兩歐，所以後來，列強領導的共產革命能夠聲勢壯大起來，他們有一口口號，是化對外戰爭為對內戰爭，化資本主義的戰爭為階級鬥爭的戰爭，可是，今天中國

的情勢已完全不同，第三次大戰若果爆發，在遠東中國必為「兩大」之間的主要戰場，那時戰場既在中國，遭犧牲的是中國的人民，被蹂躪的是中國的土地，戰爭就在你的國土之上，那還容許你再來革命？

草連：調協思想，避免衝突。

現在的世界，無疑的已在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對峙局面中。美洲是投入資本主義懷抱的不必說；非洲亦在資本主義的國家統治中；歐洲已因莫斯科三外長會議之破裂，匈牙利保加利亞之政變，美國之援助土希，及馬歇爾經濟援助計劃莫洛托夫計劃等一套出現之後，很明顯分裂為東西歐，亦即成為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歐洲局勢了；亞洲的分裂雖未有若歐洲的明顯，但現却正在醞釀之中，朝鮮因美蘇之「佔領管制」成為南北二部，美蘇對之已各有千秋，中國本來是一個完整的國家，自外蒙獨立後，蘇聯即用作跳板，向東北內蒙新疆等地侵略，因而又同「九一八」時代似的，接二連三來了一套套事變。

毫無疑問的蘇聯早已有「斯大林主義實行於中國」的野心，正如美國打算「將馬歇爾經濟援助計劃擴大到中國」的情形一樣，現在蘇聯既在中國不斷的「鑽」「透」，而且「成績」很好，因而使得杜魯門着急，於是立刻派熟悉中國內情的魏德邁來中國。在表面上看，魏德邁之來中國，為的是調查事實，實際上却誰不疑心他是為了聯絡，政治援助經濟援助及軍事援助而來的？中國當局，將所有與蘇聯有關之來往公文，及西北近來之變亂等記錄，一一交與魏特使參攷，而且美國柯克海軍上將亦即日由青島來京晤魏氏，這就更表示着魏特使之來，係軍事政治重於經濟的，亦即經濟之援助與否，及援助量之多少，皆須由軍事及政治來決定的。

以中國本身來講，政府當然是親美的，共產黨當然認蘇聯為母親，將來此種對立的局面必不會長久，要則政府勝利，要則相反，而決定何者勝利，則看何方「助力」之大小了，正如孟子所謂「天下不歸於揚，則歸於墨」。由這點推測，現在世界上和平已不可能存在，然而中國的自立却還大成問題，這是何等的可怕！

因此，我們欲使得中國自立，欲使得世界和平，唯一的辦法是應該從「二者調和」中去着想。從「矛盾中求統一」的方式中去探求，亦即在人類思想方面，應該放棄衝突的觀念，培養協調的理智，不要一天到晚在想資本主義國家的力量多少強弱？共產主義國家的勢力如何雄厚？二者何

時衝突？衝突之結果將怎樣？相反的我們應該從資本主義共產主義矛盾之中尋求調和而不衝突的理論，此種理論可使雙方捨短取長，互助合作。換言之，我們今後，不應該在兩把刺刀中求中立，因為這是絕對不可能的，而應該在二種不同之思想中去求協調，這應該是不可能的，根據如是而來的行動，亦許才是中國將來唯一的和平的出路。

中的：唯心辦法，此路不通。

那要陷入唯心論的想法了。原來思想的協調要由事實的協調而決定，因為精神被決定於物質。要用思想的協調，避免事實的衝突恐怕是無效的。

手影：物決定心，心影響物。

不過也得提防不要投落機械唯物論的井裏。原來物質決定精神，同時精神也影響物質。物與心常在互相作用着，只是作用的效能各有不同，一則「決定」，一則「影響」罷了。思想和事實都協調當然是最好的；但是當事實既經衝突而一時思想本身又協調不起來更無從使事實協調的時候，我們不妨一面繼續覓求思想的協調，以漸影響事實也協時，一面探討事實的衝突。

中的：瞎迷智昏，如蛾撲火。

現在我却想起了一個問題，說起來似乎有點玄妙，而其實是再實際不過的。我們知道今天世界上不管是私人資本主義，是社會共產主義，大家都面臨着一個基本的人類生存問題，而且是平等的生存問題。資本主義太自私，只知利己損人，終久必崩潰，美國的政治家何嘗看不到這一點，共產主義太激烈，只講理論，不顧事實，終久行不通，蘇聯的政治家亦嘗不明白。但是美國的資本主義怕共產主義泛濫起來，威脅到她的生存，所以明知自己已有毛病，亦想先把可怕的共產主義革命的司令塔——莫斯科打擊下去，然後再來治病；蘇聯的共產黨人，即使省悟自己的主義行不通，但怕反動的力量給她一個致命傷，因此亦不得不處處佈置起「鐵幕」來，想以之進可以攻，退可以守。二次大戰後的國際關係就在如此相互矛盾中每况愈下了。我個人常常有個很荒唐的看法，我把今天國際上錯綜關係看成一場賭局：美國是一個最大的贏家，蘇聯亦不錯，英、法、之流現在已是輸家了，至於中國、印度等等，不但是輸家，而且是一些負了債的輸家。美國想拿她的「多金」來收買輸家，把蘇聯手上的錢完全贏過來，然後拿

出黃金美元——資金，再來收拾百「戰」餘生的殘局，在新經營她的自由主義的「自由世界」；蘇聯則想顯出她的本領來吸收「同志」，把美國的資金完全壓倒之後，然後把賭本賭具給全毀了，大家共同來賣力，在廢墟建設起一個共產主義的「共產世界」。這個比喻，如果不無理由，那麼我們就不能不引起莫大懷疑，懷疑到二十世紀今天的人類智慧何以閉塞如此？不管「自由世界」抑是「共產世界」，人類的最高「理想世界」，應是一個「各得其所的平等生存的世界」，我們儘可跳出「賭局」（戰爭）的圈子之外，來共同合作，向建設方面努力，為甚麼死命要鑽在這「賭局」（戰爭）圈子之內，去自陷「傾家蕩產」的深淵而不能自拔呢？以二十世紀人類在科學上所表現的聰明才智，我們想要在思想精神上從根本去擺脫今天世局的危難，那是並非不可能的。無如世人正熱中昏迷沉溺在賭局之中，如飛蛾撲火，不知自拔，正所謂「當局者迷」，許多大智大慧，大卓越聰明的科學家，都被關在原子彈的研究室中，被迫（？）在從事賭技（殺人術）的研究，那裏能讓他再有餘暇，一加思考人類為何求生的意義？機聲軋軋，電光閃閃，在腦中盤旋的是殺人的武器，而非生存的武器。這應是人類最大的悲劇，世紀末日的喪鐘啊！

小村：經濟失衡，迫成賭局。

問題不是雙方賭昏了，也不是說人類出來就歡喜戰爭的，不但大政治家反對戰爭，甚至不懂政治的村婦也不會贊成戰爭的；問題在於各國的經濟制度不同，經濟條件也不同。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不同，甚至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各國，也有經濟條件的不同，為互爭資源與市場而戰爭，資本主義國家與落後國家或封建制度國家，也同樣會有戰爭。所以在全世界經濟制度和物質條件沒有合理解決前，戰爭的賭博是無法避免的！

華山：人民本位，國家第一。

話歸本題。第三次世界大戰似乎終不可免，但不會來得太快。若果軍事戰以前的政治戰，經濟戰，文化戰等等的預備戰也計算在內，我們却應該說戰爭已經開始。我們方纔提及中國已受着兩個外力影響，也不妨說是已被戰爭所牽纏了。

橫在我們面前的最基本的問題，就是如何利用這種外力影響，使之成為純全的援助。

中國根基雖厚，積弱已深。第二次大戰以前一點有希望的新生芽，已經摧殘淨盡，今日奄奄一息的國力，還要無限期地消耗於對內戡亂，為謀復興，中國自有借重外力的需要。何況現實的兩股外力都是不能不來「援助」中國的？（記得前些時曾經有個美國人說過，美國不援助中國，美國是受不了的。）

主觀需要既如彼，客觀來勢，如此，而我們實際上又已經走着「腳踏兩頭船」的路了。將來是否會改走別的路很難預測，現時我們只好問怎樣去利用那外力的影響。就個人一時想及，我以為：

第一、要充實內力以爭取主動。這才能够利用外力使之成為純真的援助，否則必被外力所利用，所控制支配。

第二、要利用外力以重建自己。外力只可暫時利用，不可長久依賴；而且利用的目的在重建自己，自己站得起，便能不靠人，而且有能力與人合作。

第三、要望遠一步準備與人合作以貢獻世界，所以外力之利用應該慎重選擇。

無論充實內力也好，利用外力也好，與人合作也好，有一件事不可忘記：那就是人民需要一個獨立統一的國家容得他們安居樂業，同時國家需要一羣團結進步的人民可以把國家保衛而昌盛。

如果有一種外力的影響可能被利用為純全的援助，那一定至少是無損於人民與國家立場的。我們把握住這個信念：

「對內，人民本位；對外，國家第一！」

小村：把握現實，面對大眾。

是非自有公論。把握現實，面對大眾，公論總會順遂成長的。盼望各位以後多多表達自己所發現的公論。

大家：同意同意。現在時候不早了，要告辭了，明天再見。

主人：明天見。





# 中 日 關 係 的 再 檢 討

—— 愚 魯 ——

最近對日和約問題，又成了國際問題的焦點，而我國應否開放對日貿易，亦成了舉國上下一致討論，共同關切的問題。這確是一件關係重大的事。我們中國與日本的關係，受過了長期鮮血淋漓的教訓，今而後，對日關係的重建，自然不應該再貿然草率將事。在我們決定應否開放對日貿易之先，應該對日本問題，決定有一個正確的態度。

第一、對於日本過去所加於中國的侵略罪行，或可處以寬大。然則，當抗戰先烈，屍骨未寒，全國人民，創傷未復的時候，也自不應過份忘了過去鮮血的教訓，而應該檢討過去，正視現實，重新確立一種恕而不縱的對日新政策。

現在既已不是可以閉關自守的時代，那末中國為求生存與發展，在原則上決不應該拒絕任何國家的正當貿易關係，換句話說，祇要是中國復興建設工作上需要的外國投資、技術協助、商品銷售，不但不拒絕，而且歡迎。何況中國與日本，壤地僅一衣帶水之隔，自上海起旋，二十四小時內即可直達長崎，故就經濟地理的關係而言，中日經濟上的分工合作，原是可以接受的。此外在種族、文化、以及歷史的因素上言，自亦不容許中日兩國老死不相往來的。但是因為過去日本人所賜給我們的「教訓」，太慘酷了，過去幾十年中，從甲午一直到「九一八」、「一二八」、「七七」，這一連串的「教訓」中，日本對中國所結下的仇恨，真是太深太大了。現在看到日本投降才兩年，而「死灰復燃」的野心，又正躍躍欲動，這使曾經為抵抗日本侵略，付過極大犧牲的中國人民，怎能不懷着極大的疑懼？

第二、在對日和約還未簽訂，戰爭損失的賠償，還未支付之前，要來先行開放對日貿易，尤其是工商業基礎極其脆弱的中國，要開放對日貿易，怎能不引起工商界最大的衝動？中國許多人心裏頭也明白，美國的如此對付日本，一則是看到日本朝野的態度馴良？一則是美國想培植日本，作為亞東「反蘇」的前進基地，可是這才對中國人的刺激是够不安的。大公報七月二十六日所載，民社黨魁張君勳發表對日和約的意見：

「日本在麥帥管制下，表面上頗有進步，骨子裏並未更新。緣日本善模倣，會作戲，以前做的是普魯士戲，現在改作美國戲，此點如予忽視，未來流弊必多。中日貿易恢復與否，應顧及國內工商業。」

張氏的這種見解，可以說，正與中國一般人對日本問題的看法相同。

第三、中國人尤其耿耿於懷的，假使日本一旦因為得到美國的培植，而翻身強大。因為地理上的關係，她將又會如過去一樣藉口「人口膨脹」為理由，向中國求發展了。如日外相廣田的要求琉球，千島等生活空間，尾崎行雄的建議琉球、台灣，以及「滿洲」以投票決定歸屬等等，無怪有人說，戰敗後的日本，是在「臥薪嘗胆」的欺蒙麥帥，想乘機東山再起，實在不是毫無根據的話，如然，則不獨為中國生存之威脅，又何嘗不是世界未來之毒瘤。一個飽受侵略主義思想教育達六七十年之久的日本，僅僅二年的「管制」，便認她的改造為可滿意，除了麥帥，誰能置信。

所以我們檢討中日關係，總覺得中國和日本，在其地理、經濟、文化、種族等因素上言，是有其先天的分工合作的需要與可能的，不過根據兩國人民間多年來的仇恨積怨，以及日本過去給予中國的血的教訓，則今後中日關係重建的問題，當然需要慎重而嚴密的考慮了。我們於此願提出幾個基本原則：

- 一、日本的帝國主義與侵略思想有着近百年根深蒂固的遺毒，再加上日本民族詭譎、虛偽、偏狹、好大、狠鬥的「武士道」的傳統。因之，對日的再教育，應該徹底，應該脫胎換骨，最理想的「教師」，應是中國，而不是三年前被日本人譽為「敗退英雄」，今日又被尊為「日本救主」的麥克沃塞將軍。
- 二、對日經濟關係的重建，須由政府審度整個中日經濟情形，在有利於我國今後發展工業化之前提下，釐訂精密的方案審慎施行。
- 三、對日政治關係的重建，我們固然不願深究日本過往的侵略罪行，然亦不可遽然忽視日本侵略主義的死灰復燃

殺，含糊更將害已損人，美國亦將難逃「自食其果」的一天。

# 印尼會再向荷蘭屈服嗎？

圖 南

七月廿一日荷軍正式進攻印度尼西亞，終於打破了蘊蓄多時的密雲不雨的局面。一方面聲勢汹汹，猛烈壓迫，另一方面誓死抗戰，決不干休。打了多天，情勢相當嚴重。瞻望前途，印尼會再向荷蘭屈服嗎？

我們在討論此一問題時，首先要明瞭印尼的地理政治關係。印度尼西亞就是從前所謂荷屬東印度，是指西南太平洋上的大小巽他羣島中的蘇門答臘、爪哇、西利伯諸島以及婆羅洲的大部而言。這些地方，盛產石油、橡膠、金雞納霜等，是世界上重要的產地，加以羣島星羅棋佈，為太平洋上的軍事要衝，因此日本當年掀起對英美戰爭的時候，馬上就佔有荷印，毫不放鬆。其次，要注意印尼的民族意識，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民族主義思潮普遍激盪，經威爾遜總統登高一呼，「民族自決」的口號，使多少弱小民族拋頭洒血以爭獨立，雖有少數民族失敗，然而，這種思潮，實是無法抑制；第二次大戰期中再經日本人鼓吹「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的思想企圖建立所謂大東亞共榮圈，以號召亞洲的殖民地各弱小民族，東方的民族一旦眼看白人的屈服，以及獲得日人給他們的政權，加上他們自己的民族主義思潮，一時真要感覺到百年來白人殖民亞洲政策的總崩潰。印尼便在這種歷史過程中成長了它的要求獨立解放的民族意識。

英國人是世界上最現實而敏感的民族。他們知道時代在前進中，落伍的殖民地政策已行不通，而戰後極度的疲乏，尤其使英國印度感到鞭長莫及，即使印度是英王王冠上的寶石，亦只有忍痛允許獨立了。可憐荷蘭當局忘記了兩年前被侵略的苦痛，堂堂一國君臣，跑到英倫去避難，如今倖倖復國，他們却一味背時而行，忽略了時代，要想重溫帝國的幻夢。當前年盟國勝利的時候，印尼民衆在蘇加諾總統的領導下，拒絕荷人返印，當時會呼籲 蔣主席為調人來幫助印尼獨立，可是中國遭受共軍的阻礙，弄得內戰蔓延，國際地位一落千丈，自顧不暇，更無餘力來幫助他人了。印尼人對中國失望後，不得不轉向蘇聯請教於斯大林。所以起始他們是尊重華僑，如今是排擠華僑屠殺華僑了。

此次大戰之後，荷人能够回到印尼，可說是得到英國的鼓勵及援助。

英國為要保持他在印尼乃至太平洋上的政治勢力，當然希望荷蘭能和平統制印尼（即對印尼採妥協懷柔政策）。美國在印尼有極大的經濟利益，自亦不希望荷印再戰下去，而願意作調人。中國在荷印有百萬華僑，荷印的一舉一動都足以直接影響他們，本來中國最有資格講話，只是限於國內多亂，無力兼顧，荷印啓蒙以來，華僑損失慘重，政府似仍置若罔聞，在國際上毫無表示。

此次荷方以十萬大軍大舉進攻，表面上起因，在於荷印雙方組織憲兵事的破裂，實質上是由於出發點的相反，利害立場的不同；一方是想繼續統制殖民地，一方是想獨立自主，因而有着不可避免的衝突。

依常人來看，荷蘭有着優越的武器，用以打擊印尼似已不生問題，因此荷蘭對此事的態度甚為強硬，如該國國務總理魯易斯於本月廿三日在海牙對國會宣稱：「荷印之戰事，完全為內政問題，不必各國來調停干涉……余相信戰事在不久的將來即可結束；對戰爭之發生，余深表遺憾」這幾句話顯示了荷蘭自己對於戰爭的把握，與目空一切的氣概，但是印尼與愛好和平主張正義的各國，決不會因此種氣概萬丈的聲明而胆怯。正相反，印尼抗戰到底，已具決心。當印尼共和國首都日惹受荷蘭海陸空大軍壓迫到近郊可聞炮聲的時候，共和國政府沉痛宣稱：「印尼軍隊決不撤出日惹，當戰至最後一人以保衛之！」同時聲言「即使荷軍長驅直入，荷蘭決無希望輸出橡膠或其他原料。」至於國際間可資利用的援助呢，澳洲與印度，已將荷印衝突之事，提請安全理事會予以有效的制裁，英國外相貝文，亦早就在下院宣佈：「英國將利用種種可能的機會，去制止荷印的戰爭」，這種種都已表示着，印尼國家雖小，荷蘭雖厲害，但是印尼的前途，已不悲觀，已有了為維護正義的國家，為他關切。

不僅如此，印尼總統於七月廿四日向美國已發出沉痛而動人的呼籲謂：「正與貴國在一百七十年前，為了自由與真理，對着海外的暴力施以打擊一樣的，現在印尼亦進行着這個戰爭了……我希望美國的人民與總統，繼着像兩年前為了合理與正義而犧牲一切的毅力與決心，來制止這次荷

印的衝突……」這股求救的呼號，早已引起美國進一步的同情。此外，尚有佔有三萬萬人口的印度，對着荷印的戰爭，極表不滿，由於他們自己的命運與經驗，對印尼特別寄與無限的同情。國大黨領袖尼赫魯向世界宣稱：「任何他國的軍隊，在亞洲的領土上作戰，其行動的本身，是會引起亞洲人之反感的。……沒有一個歐洲的國家，可以將軍隊來反抗亞洲的人民，不然的話，亞洲人民對之，是不會容忍的；這是對着亞洲是一個侮辱……對無防禦力之人民轟炸，是一種奸毒的行為，若各國對此種行為還是無動於中，那聯合國就等於坍台了。」這種精神，這種氣魄，對着印尼是一種無上的支援，至於中國，雖經我們多次的催促政府注意，但是，對此事並無若何積極的步驟，我們以為至少為了華僑的前途，為了避免華僑的損失，為了使弱小民族一律解放，我們應該設法援助印尼的危難，使之走上獨立自主的道路。

因此我們覺得，印尼的前途並不悲觀，世上愛好正義與公理的國家，是會支持着這種運動的，印尼決不會再向荷蘭屈服。印尼的獨立解決只是時間問題。至於荷印戰事可能解決的途徑，不外下列幾條路：

(一) 國際努力的協調：目前荷方指摘印尼內閣包含主要共產份子，而印尼則說荷蘭是舊帝國主義者的渣滓，蛛絲馬跡，不難看出國際間的矛盾。矛盾的根源在美英與蘇聯，如美英與蘇聯諒解，不但荷印問題可解決，即世界整個和平亦可確保。

(二) 聯合國機構出而整停：這實是最正當的途徑，不過目前聯合國機構自身尚未健全，即又無實力，是否有威信，有能力，尙成問題。

(三) 英美的調停：為了英美自身的利益，勢必出而干涉，促使荷方讓步，造成印尼的自治領地位。

(四) 如英美調停失敗，可由美英中蘇四有關國家聯合調停，解除矛盾，謀取合理解決，實較英美片面調停為更理想。

(五) 調停失敗，雙方加緊作戰，弄到印尼一片焦土，虛舍為墟，荷蘭則精疲力盡，得不償失。印尼為衰頹弱國，加以原氣未復，其後果是不堪想像的。

如果戰爭持續的話，則我國數百萬僑胞，將為犧牲的羔羊，百餘年心血，付諸流水。已往的教訓，足夠我們領受了，不知政府當局已否致慮到惡劣的後果，必須先組織僑胞的中立自衛能力，必要時政府可派兵艦前往護僑，以作外交後盾，表現強硬姿態；莫再讓安南僑胞的流血慘事重演，我們要對得住革命之母的僑胞，以及為爭取抗戰勝利而犧牲的千百萬先烈。

## 印度：印度斯坦·巴基斯坦

寇仁 (Earl Curzon) 在遠東問題 (Problems Of The Far East) 一書中說：「印度者，不列顛帝國之基石也。」

英李將軍 (General H. Lea) 所著撒克遜的天下 (The Day Of The Saxon) 中稱：世界上唯有不列顛羣島、日本羣島及印度半島三國在軍略上極為優越。

「印度帝國在地球上三重要部份中軍略上之中樞地位，自古以來，印度之勢力足以影響歐洲之人心，將來其在軍略上之地位及其足以轉移世界上政策之點，將每因一次之國際糾紛，而愈形其重要焉。」

### 小 麥

印度獨立法案於一九四七年七月十八日經英王批准，印度斯坦、巴基斯坦的自治邦呱呱墮地，依照政治常識的判斷，英國應該不會如此慷慨，然而事實橫在眼前，英國確實如此做了，英國政治家順應潮流，開明的措施，及顯得憑政治常識判斷者的膠柱鼓瑟，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美國威爾遜總統在巴黎和會上樹起了「民族自決」(Nationalism) 的口號。會幾何時，二次世界大戰又告閉幕了，開明的英國政治家讓「不列顛帝國的基石」出土了，但不幸的，現在獨立的却是「印度斯坦」與「巴基斯坦」而不是一個完整的印度，是碎玉，不是全瓦。這個缺憾的責任是落在印度民族自己的身上，不能深怪英國，雖然英國之善於玩弄手段是世人所素仰的。

自從一六〇〇英國東印度公司 (The East Indies Company) 成立，英國的脚尖伸到了印度洋岸，以後，英國統治下的政治組織，一是英屬印度 (British Territory) (註一)、一是印度藩邦 (Native States) (註二)。(註一) 印度的自然地理，「北部山嶽交錯，交通唯艱，南部則陵谷縱橫，三面環海，以其地勢如此

，故自古以來，種族、語言、宗教即甚為複雜，宗教之大者達十餘派，種族約四十五種，有一百七十種方言，二千四百種階級，有民族博物院之稱。」（註三）

這些先天的缺憾使印度不能順利地完整而統一，如今的印度斯坦和巴基斯坦，在英國統治下的也有兩個不同的機構，即令印國民大會（Indian National Congress）與回教同盟（All Muslim League）（註四）印度教徒與回教徒因宗教不同而仇如水火，國民大會雖吸收少數的回教徒，而回教同盟中却是純粹的回教徒，而一個民族因宗教不同而分裂，如今又各自分治，愈趨極端。周子亞在印度分治問題一文中說：

「歷史上的印回之爭，決不能因此而告結束，反因為有個別的權力而可能變本加厲，在印教國民內仍有回教徒，如半島部份德干高原回教徒密度較稀之區也佔百分之八九，巴基斯坦範圍也不能不有印度教人，克什米爾即屬一例，這個未來「少數民族」的待遇問題，很可能成為印回爭執的題目。」（註五）

印回分治，印度總督學巴登勳爵特別任命邊界委員會負勘界之責，但截至現在，疆界尚未完全確定，就大體說，巴基斯坦是在印度東北和西北（俾路支、克什米爾、旁遮普及東北之孟加拉省）且中間須再劃出一條走廊，印度斯坦則偏於印屬，在英領印度區域中，不僅印回的對峙，印回對峙，僅因兩者勢均力敵，至於其於如錫克等族，也貌合神離，不過勢力微薄，終究也是統一的阻礙，所以維多利亞女皇告印度各省公人民書，（Proclamation by the Queen to the Princes, Chiefs and the Peoples of India, November 1858）諄諄以平等待遇印度各民族為言，以彼等安於受治，除了英領印度外，七百餘個藩邦也是情形複雜，難以統一的，印度交通的艱阻，自然形勢的隔閡，也是以阻止統一團結，而各領袖如尼赫魯、真納，雖是印度民族中最進步的人物，也未能指導宗教的成見，真誠合作。英國分治方案，針對印度民族內政的癥結，當此方案發表立即受雙方的擁戴，自治邦非獨立的國家，而英國自治領的自由程度相差很大，如加拿大與英埃，加拿大與完全獨立國家相去甚近，而埃及尚富殖民地色彩，印度斯坦與巴基斯坦既如水火，印度斯坦內部又有階級歧視下所產生的不協和，而兩個自治邦的人民，對內不能團結，對外却因貪圖內

闕而易受利誘，正好如巴基斯坦剛成立不久，真納便需竭力否認「巴基斯坦如能成為共產主義之肥沃滋長園地。」在內爭不息，力量分散的印度，又因各自為政，已達到自由獨立最低限度的要求以後，若要繼續奮鬥，必需團結，否則，第三者可以挑撥感情，使用手段，使今日成立的自治邦永久因不能更求進步，印度斯坦與巴基斯坦，成為兩個自治邦，印度的示維甘地却呼籲印度需要完整統一的獨立，甘地對印回宗教上的意見雖甚固執，但他的對印度獨立的看法却為得高瞻遠矚，因為印度假若變成為許多個「斯坦」，那末印度仍需要一個時期致力於統一團結的建國工作。印度是歐亞的跳板，是亞洲文明的大國，有優美的文化，豐富的物產，假若完整獨立了，對世界的貢獻一定很大，記得甘地會今說：

「當今日世界上歐美各國正忙着衝突製造原子彈的時候，而我們仍祈求和平的實現，這正是東方文明的精神所在，因為救世的耶和華，釋迦牟尼和諷琴默德，都誕生在我們這塊樂土上。」

這是唯有亞洲才有的文明，一個我國的緊鄰，善良、安樂而富詩意的國家，我們祝福他的前程。

自茄馬（Vaseo De Gama）小舟三艘於一四九六年七月抵印度南部的科利摩特（Calicut）以後，印度受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的侵略已久，若仍勇於內爭，印度的前途將斷送在印度人自己的手裏了。

（註一）英屬印度有二十五省。

（註二）印度藩邦有七百零三邦，約七千五百萬人。

（註三）見向達印度現代史（商務）。

（註四）全印國民大會係一八八五年休議（A. O. Hume）暗承印度總督特芬（Lyrel Duffryn）之暗示而組織者，第一次會議於一八八五年三月在孟買召開，到會一百七十一人，回教徒居二人，回教同盟係一九〇六年組織，其唯一之例外，即真納前任議會主席阿沙德（Maulana Alul Kauni Arad）加入國大（全印國民大會）然其資明舉動，並不能博得大多數回教徒之擁護。

（註五）見亞洲世紀第一卷第三期。

# 仰山血案與緬甸前途

費子明

緬甸行政委員會委員八名被暗殺一案，全球為之震驚。此次慘案中犧牲的昂山 (U. Aung San) —— 行政委員會的主任委員 —— 是一位精明強幹忠誠的愛國者。他的領袖才能為全緬人民所欽佩。他所領導的反法西斯自由聯盟，目的在求緬甸的自由獨立，方式則採循序前進；立場則介乎共產黨的左傾和極端國家主義派的右傾之間。四月份選舉的結果，反法西斯聯盟得一九六席，共產黨僅得六席，由此可見該聯盟頗受人民的擁戴，同時他的求緬甸解放的政蹟，亦頗可觀；一月間昂山會率領緬甸代表團赴倫敦與英國政府簽訂設立緬甸自治政府的協會。最近一月來，緬甸行政委員會已經擁有充分的內閣職權，自下緬甸制憲會議，正草擬自治政府的憲法，並且通過宣佈緬甸脫離英國的法案。緬甸，在昂山領導下，正向獨立自由之途邁進，目的朝夕可達，今昂山事業未竟被刺殞命，全緬人民追憶昂山之過去，瞻仰國魂之前途，莫不悲痛愈恆。

關於此次政治集體暗殺的事實報導，迄欠充分，我們所知不詳，至為可惜。但是，無論如何，在高唱民主政治的今日，竟還有用這種方式，作為解決意見不同的工具，曷勝浩嘆。我們知道一個政黨的成功要訣，是爭取人民的擁護，根據民意掌握政權；政治暗殺是最不明智的，最卑鄙的手段，除了造成恐怖的局面以外，決不會得到人民的同情，相反的將被人民所厭棄。

世界各國的政治家間，政見容有不同，切齒痛恨的程度，決不會低於索素 (U. Shaw) 與昂山之間，這種實例不一而足，美國的范登堡與華萊士，英國的邱吉爾與拉斯基，法國的杜列士與戴高樂；他們之間，因政策不同，莫不深惡痛絕，互視如眼中釘，然而在杯酒言歡之間，還是一對好友。他們的取得政權，都循正常的途徑，爭取人民的擁護。這種大國民的風度，足以說明他們的民主精神。

我們需要民主政治，但是更需要的是民主精神。罩着民主制度的外衣，毫無民主精神，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民主政治，實非我人之所希望

。民主制度不難隨時建立，然而民主精神却非經過長時間的培養不可。緬甸新政府的領袖牛泰真 (Thakin Nu)，亦是反法西斯自由聯盟的黨員，是昂山的右手。蕭規曹隨，牛泰真一定能完成昂山未竟的事業，使緬甸臻於獨立自由之境。我們希望牛氏能實行真正的民主政治，使國內各黨派及人民得以密切團結，放棄不同的政見，向着同一的目標 —— 獨立自由 —— 努力。

最後還得向緬甸新政府一提的是：英國的保守派人士還在反對政府的放棄緬甸政策，假如新政府不能澈底的表現它的民主作風，使各黨派團結一致，而成為反法西斯自由聯盟一黨專政的政府，則內部分裂，外人坐收漁利，獨立前途，障礙重重了。



**鞋球 鞋套**

**回力**

**好最質品**

**品出廠膠橡記信泰正**

路灣連大海上：址廠 號五五路東正中海上：所務事

# 論今日我國的民主意識

啟明

民主政治經過了二次世界大戰的考驗，越顯出切合於時代的需要。我們不難探討出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實繫於A尊重每一個的個性，B發揮每一個人的天賦智能，C鼓勵人與人間的仁愛與同情。在這一種高尚而開明的社會裏，人民可以不受天賦或人為的限制，然後，人與人間才有一種平等的尊嚴；同時才會感覺到生活的一切樂趣。總而言之，民主政治，是賜予人類的，就是它能夠保障人民應有的權利。所以說，每到民主政治，感到受侵略者威脅的時候，人民爲了他們愛護這種賢明的政治，始願不惜一戰，爲此奮鬥。

目前，在人類還沒有打破國界觀念之前，民主政治的先決條件就可以說是國家的獨立與自主。如所週知，一個國家在政治上或經濟上，時受外力侵略的危險或長時期在外力干涉羈縻之下，是不可能一下子走上民主的大道，即使它採用了民主政治的某一套制度，而謂之實行民主，而其結果可能是走到一種更慘的萬劫不復的地位。這裏由很簡單，好像久病纏綿之身體，絕不可能想到運動的快樂。否則強起而運動之，謂之可以強身，勢必弄巧反拙，盡失運動的好處與意義。這樣說來，我們可以曉得，人民必須在獨立自主的國家，才可以向民主政治大踏步前進。不論民主政治是怎樣地理想，而獨立與自主則尤爲重要，這兩者的關係，可以說：獨立自主變成了民主政治的臨界點。

返顧百年來的我國，經過了好幾次的戰爭，初戰挫於英法，再戰敗於日本最後，覆師於八國聯軍，國內則有太平天國之變，專制的滿清，可以說是大勢已去然以當時愚昧的滿清，尙知於船堅炮利之外，尙有開明的民主制度，乃派五大臣出國考察憲政，這表示大部分的人民已經知道民主政治的重要了。可見，民主的潮流是與堅船利炮一起輸入東方。於是孫中山先生登高一呼，國民革命便能風起雲湧，卒克推翻滿清，建立民國。不幸的是歷史的軌跡，總是彎彎曲曲，不能盡如人意，中華民國始終沒有過着一天民主政治的好日子，更可憐的是中國人民也永遠在民主政治臨界點之卜摸索着掙扎着。這就是因爲國外帝國主義者變本加厲的侵界與國內封建殘餘勢力尙未根除的緣故啊。

可是，島年抗戰給帶來了勝利的今天，過去的不平等條約雖已取消，但事實告訴我們，自從國共協商到政府頒佈總動員令，自從外蒙獨立到北塔

山事件的發生，自從馬歇爾離華，到華府重派魏德邁來華調查的今天，在這一階段的時間裏，時局越來越嚴重，可以說眼前的政局實在施行着一種極艱鉅的新的攷驗，看我國能否走上民主的大道。

假若我們並不健忘，首先得提起去年十二月政府召開負責制憲的國民大會所公佈了新的憲法，這昭示我們行憲在即，也不啻說國民黨馬上要還政於民，而且給民主政治以一種有力的保證。但是正在這個晨光，國內烽火連天接着台灣事變，北塔山事件，都使善良的人民驚心動魄，於是，邊疆上空發現了不明國籍的飛機，黃海之濱不時巡弋着異國的軍艦，香港、九龍、澳門、旅大，更在外力羽翼之下，虎視眈眈地對我們監視着這種：所給予高唱實行民主的現局者是何等的諷刺。不過話又說回頭，現實既然是矛盾的，殘酷的，好似晴天霹靂狂風暴雨。但民主的幼苗却偏在這個時候出生了。我們能再悲觀下去消極下去，不來除暴安良改善環境嗎？所以，情況越劣，我們越應要正視現實，增加我們的警覺性，提高我們大眾的民主意識，因此我們要特別注意：民主需要的是文明的社會，而反民主則需要粗暴的戰鬥團體。民主需要尊重個人的人格，自由和權利，而反民主則視個人如工具，奴隸或被剝削者。民主需要禮義廉恥，信義和平，而反民主則需要營私舞弊爭權奪利。民主需要自力更生自給自足，而反民主則視土地人民爲一己的私財。民主理想國際間的和睦繁華，而反民主則敲着第三次的世界大戰。在這種簡單的區別之下，我們儘可以認識漢奸、走狗、貪官、污吏、豪門、以及稱兵割據者一切反民主的醜惡的面孔。同時，需要我們善良的老百姓，公正的公務員愛國的軍人，以及一切優良的民主人士，同心協力來掃除這一切反民主的障礙，讓民主的幼苗，得順遂茁壯。

末了！我們不能妄想保證民主的力量立刻就可以壓倒反民主的；但我們深深的相信：民主的人們與民主的社會到底必然克勝反民主的人們與他們的社會。

問：今天美國的女人是否比五十年前的高些瘦些？

答：是的。一八九二年大學女生平均體高五尺三寸，今天約五尺四寸半，較高一寸半。一般地說來，「因為教育的範圍較為廣闊了，女人的體格便較為狹窄了，」女性的體重，在近十年間平均減輕了五磅。

問：女人身體的輪廓是否和五十年前不同？

答：是的。五十年前理想的腰圍，往往用着緊束的腰帶，係十九寸闊。今天普通的女人肩膀較寬，胸部更發育，小腹及背部肌肉較顯著，腰部較壯大，腿部較細長。此外臂部的寬度略減，而臂及臂的粗圓度略增。

問：女人的脚是否較大些？

答：是的。二十年前女是模型穿的所謂「鞋樣本」是四號，今天是七號半。

問：美國的女人是否比三十年前的快白頭些？

答：是的。頭髮之早期變白，在一般文明國裏的女人差不多都有日益增加的趨勢。

問：今天的女人比五十年前的壽命要長些？

答：是的。今天女人的壽命大抵可以到六十九歲——比較五十年前女人的壽命約長十八年。

問：當代的女人是否比從前的女人對於他們的命運要滿意些？

答：不是。女人在社會上及經濟上的進步雖速，可是今日美國女人有四分之一總是不願「生為女人」。她們的怨言主要的是女人須管理家務致不能享受外邊的乐趣而過孤寂的生涯。

問：現在的女人在道德上是否少受束縛？

答：是的。最近一次調查會對婦女們提出過這個問題，「你們以為近十年來一般女人在道德上較從前多受束縛，抑少受束縛，或如前一樣？」所有答案中，說「較多」的佔百分之二一又小數一，說「較少」的佔五五又小數四，說「大約一樣」的佔三二又小數三，尚有百分之五又小數二說她們不知道。

問：現在美國女人是否比從前早些結婚？

答：是的。美國自獨立以來，女人的結婚年齡已有緩漸降低的趨勢。今天白種美國女人中有一半在廿二歲便結婚了。

# 美國女人的變遷

問：當代的女人是否比她們的前輩較有智力？

答：是的。五十年前許多大學不准女性從事高深學術的研究，認為女性沒有這種智力。近數年那京士的幾度實驗，表示在一定時間內女人比男人能够做更多的智力工作，而且做得更為準確。

問：在專業上女人做領袖的是否現時比從前做得好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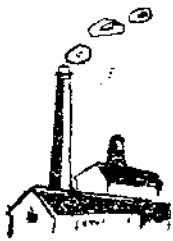
答：不是。一九二八年有過一個研究，認為女性的領袖在論評上太偏見太敏感；互相間太嫉妬；和其他女人弄不好；沒有度量。一九四二年又有一個研究，其結論相同。

問：女人結婚的是否現在比從前多些？

答：是的。一八九五年的統計，每千女人中結婚的佔八又小數九；一九四五年，一二又小數三。

問：今天的女人是否更能盡母親的責任——即是，能養育「更好」的兒童？

答：不是。獲得這個結論的權威指出，自二十世紀起，為母者一天比一天把養育兒童的責任推給學校和教堂，今日的兒童受了過分的刺激，因此缺乏良好的適應力。（福祥譯自「讀者文摘」七月號）



# 民族工業的危機

亮範

多少人在大聲疾呼，日本這個國家不但不可輕視，同時是需要警惕，和提心吊膽的。日本在麥克阿瑟的領導之下突飛猛進，已經快將恢復到戰前的狀態，日本便是能認清這一點，祇要能幹、肯幹，國運絕對是會好轉的，日本雖是戰敗國家，可是他們能埋頭苦幹，淬勵奮發，在短短的兩年中，已經恢復了它的元氣。這個民族是可敬的，是可怕的，而我國對之也是須具戒心的。

反觀我國，從四強降為五強，再降就為不強了！不是喪氣的話，我國今日的國際地位，早已從四強五強，降為四弱五弱了。在美國人的眼裏決不會把中國看到比日本更有出息。

報載日本政府已擬就一九四七年度中日貿易之計劃，預備在今年秋季中日恢復通商後實行。這個消息的傳來不禁使人打了個寒顫，真擔心着我們的敵人會捲土重來。

日本擬輸出我國的是機械器具等工業製成品，總計價值四·九六四·三六五千元，合美金九·九二八萬元，這個數字並不小，在我國人的頭上至少又增加了一筆負擔。

日本擬自我國輸入的是雜糧和原料品，總計價值二·三三四·〇九二千元，合美金四·七六八萬元。輸出的總是雜糧和原料品，其實我國本身便鬧着嚴重的糧荒，而且原料品也未必是生產過剩。

中國好像永久是世界列強的傾銷市場，戰前是如此，戰後還是如此，而戰後生產率較戰前更低落，世界各國看準了這一點，於是設法廉價大

量傾銷，所以充斥市場的莫非洋貨，而我國的民族工業，即遭受嚴重的打擊，在自由貿易與商業競爭雙重壓迫之下，民族工業的不因此而崩潰者是無天理。

試觀目前民族工業情形如何，工廠成本過高，銷路呆滯，製成品能賺錢者極少，如屬可能，一般工廠均樂於關閉，而從事於囤積居奇，民族工業早已呈奄奄一息之現象。

舶來品既較國貨價廉物美，當然一般國人趨之若鶩，不惟都市如此，即農村中亦已充斥洋貨。秋涼以後，中日恢復通商，日貨源源而來，貿易又屬入超，加以日本接鄰我國，運費較廉，且日本工商業，向以劣質低價傾銷，來到購買力薄弱的我國，其不胫而走，自屬必然，則在貧血的國人身上又添一吸血管。

日本貨傾銷我國市場後，民族工業所受之影響，較其他輸入洋貨為尤甚，因彼為低價劣貨，納胃必較其他舶來品為強。

金蟬叫時，民族工業便將預伏着崩潰的危機，希望政府當局遠見卓識之士有以鑒諸。

## 讀者通訊

### 憂患下的我國人民

編者先生：

……追溯歷史，中國亡於異族者僅元清兩朝，然此乃由於外患一因素而亡，並非由於內憂，而歷史上其他各朝之亡，亦大都亡於內憂，至若亡於天災者固亦有之，亡於人禍者固亦有之，然從未有若亡國之諸因素，外患內憂天災人禍，皆集於一時一身，有如今日之中國，其危險何堪想像。

蘇聯佔我新省塔城，更煽動蒙古入侵新疆，攻打日塔山，聯絡新省反動派領袖可善馬提拉，反對中央，暗助共軍擴大內亂，違反中蘇友好條約之精神，而將旅大惡意霸佔，迄不歸還中國，又戰敗之日本，在盟軍駐日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庇護之下，毛羽日漸豐滿，野心居然重熾，先則要求保有千島琉球諸島，繼則要求將台灣東北交付人民自行投票。以決定誰屬。葡萄牙一小國也，對於租借地澳門，應否由中國收回一案中，該國外交部長居然發表：「葡萄牙一寧願在澳門的每寸土地上流血，而不願將澳門歸還中國」的言論，香港九龍諸地，雖與英國商談甚久，但毫無成就，當英國工黨內閣阿特利上台之初，皆以為自英國之工黨執政後，對中國的態度必能大加改正，與保守黨內閣作風不同，而阿特利內閣，似乎亦默示可能將九龍香港歸還中國，而今却又是如此，更想英國對統治將近三百年之印度，現今尚且能放棄權利，而對中國却不然，是則五強之一的中國，反不如倚人籬下之印度矣。果以是而推測，中國豈非次屬地乎？應該歸還而不歸還，



藝文

阿菊

夢沁

三年前的冬天，趙老太太搬到我家來住了，她被派在三樓，住在我的對面，所以朝夕相見，漸漸地我們成了忘年之交。

初冬的窗外，刮着大風，雨雪霏霏，時間已傍晚了，晚飯後，我們談着笑着，在沒有火爐的屋子裏，一點也不覺得冷。

老太太的話匣子一打開，便很難關住——這里面包含許多世人的經驗，有辛酸，有甜蜜，有眼淚，有快樂……許多滋味的談話，曾經是啓發我對人世間認識的課本，這已是三年前的事了，然而我沒有忘記它，——它充滿着對人世的反抗與頑強，是這樣堅強的奮鬥，是這樣不屈的力量，使我深深地印在腦海。

「一天，那小閩女（北方人稱女孩）跑來問我：『老太太！女孩子是不是要滿二十歲才能自由嫁人？』」

我說：『是的，她就透出很有力的樣子說：『那麼快了，明年！哼！誰也管不到我！我愛嫁誰就嫁誰！他也不想這，這要麼大的年紀還要轉壞念頭，天理也不能容他呀！』」

聽她這話，我猜她準是有戶頭，我就逼她：『喂！阿菊，你的養父這樣大年紀自然不能嫁他，那麼，另外妳心裏有什麼人，可講給我聽聽嗎？』她倒也很爽快，說道：『老太太！祇要妳不告訴我爹（養父）媽（養母），我可以告訴妳！而且，您老太太一定贊成的！』

接着，她就告訴我，每天早上她出去批貨，總走過那家腳踏車店，開腳踏車店的是一個和她差不多年紀的男人，他很勤懇，因此店務一天天發達起來，最初他們天天見面不過點點頭，後來熟了，就攀談起雙方的家世，原來那男的因為父親娶了晚娘，虐待他，他負氣單身跑到上海來，最初不過是販販雜貨，後來資本大了，就開起腳踏車行來。他很會做生意，巴結顧客，盡義務的教顧客怎樣騎，怎樣上車，人也很和氣，所以生意忙得很，一個人漸漸感到應付不了……而她的身世更是淒慘，父親是養父，從小領養她，現在看她出落得楚楚年華，想要姦污她，然而礙在姊姊（養母）的臉上，却又不敢，因此時常淘氣，只有在她早起批貨的時候，才是她一天中最自由，也是最快活的時候。二人的遭遇是同樣的可憐，同樣的需要安慰，而且談得投機，他們的交情也有了一年。所以我聽了她的話，竭力同情她，贊成她，同時我又對她勸告，切不可憑了一時的情感，隨便發生肉體關係。要知道無論如何，妳總還是個十九歲的女孩子呀！

她表示非常明白，她說：『老太太！這種拆爛污的事情，我是決不會做的，平常聽得多，也看得多，妳放心好了！』後來她再三叮囑我不要說出去。我說：『一定不講出去，不過妳好日那天，一定要請我吃喜酒的呀！』她笑着去了。

雖然她家住得離我們不遠，而且她家又是開店的，但因為那條路又黑又僻，所以我們也不常去，差不多一個多禮拜沒有聽得她的消息。忽然有一天晚上，聽到她的聲音，她在那裏號啕大哭

事實上即等於侵佔，是則現今各鄰國之對我中華，或則野心勃勃，或則強竊國土，此等事實非外患是什麼？

再自勝利以後，生產未有增加，而消費與破壞却始終未有減少，生之者寡，食之者衆，國內經濟如何而可維持，雖亦曾舉公債，發通貨，借外幣，亦究係可暫而不可久，為治標之計而非治本之道。因通貨膨脹物價高漲，生活指數提高，人民生活水準相對降低，廠主成本高收入不敷開支，而勞工則以所得工資，不能維持最低限度之生活，因而工廠停閉，工業日趨衰頹，而外貨流入不止，此乃經濟上之內憂。再政府決定自本年十二月廿五開始實施憲政，此以世界上潮流與各國對我中華之期望而言，已不容再緩，然以我國人民智識水準而言，實有未妥，雖其中經過將近十年之訓政，但亦多忙於戰亂，無暇顧及，因而實施憲政後，可慮的為名義上尊重民意，實質上民意何有表現？此乃政治上可慮之內憂。

又如黃河之為患，歷史上記載最著者亦僅九次，即每當黃河改道之際，為患必最凶猛，而此次戰後，因黃河決口，而使肥地成為澤國者，何止數萬里，因而廬舍一掃而空，損失未知巨萬，且至今已不知數次矣。又最近桂北，湘中南，魯西北，豫中之饑荒，粵中之水災等，逐吾國人民於饑饉線上者，百萬有餘，雖有行總之救濟，亦都杯水車薪，無濟於事，以科學發達之現今，五大列強之中國而有如是慘象可亦悲矣，此乃今日可慮之天災。

至若人禍，則更甚矣，國共兩黨由共同的對外，變為相互的內鬪，自戰爭勝利，吾國生命之

。因為夜了，也沒有趕過去看。聽說是她發覺到她房裏強行非禮，她還沒有知道，而發覺却已跟在她後面，打了她二記耳光。罵她：「不要臉的婊子，妳眼睛裏沒有我嗎？要做婊子到堂子裏去好了。」罵得她忍不住大哭起來，左鄰右舍都跑來拆勸。她有苦無處申，祇得仰天大哭。……第二天她的眼睛腫腫的，身上一塊青，一塊腫，我知道她心中的委屈，但叫我從那裏安慰她呢？她却很樂觀的說：「老太太！我再忍一年就行了，一年是很快的，不是嗎？」我連忙點頭說：「是的！一年真像一天，如果妳不去想它，比一霎眼還要快呢！」她又輕輕地告訴我，他們已在準備結婚的東西，什麼紅木床呀！箱子呀！櫃子呀！別看她小毛丫頭，賺錢的本領倒不錯，二個人辛勤的積蓄已很可觀。……我聽了代他們暗暗高興，一方面却又就心那場未發的風波，日子一天天的過去，那小閨女時常來告訴我，他們買了這，買了那，又預備了新房的佈置，……我的高興倒也不比她低。……

時間過得很快，第二年的三月中旬，天氣不暖不冷，中午時分，那條街上鬧起來了；——這回沒有那女孩的哭聲，祇聽得夫婦二人在罵：「你這不要臉的賤人，一早出去批貨，直到此刻才回來，看中了那個小伙子，你不要昏頭，不得到我們的同意，休想出這屋子！」街上乾了不少，我就走過去看看，只見阿菊一蹶不羈躺在地上，身上臉上都是血，看熱鬧的人漸漸多了，突然她掙扎着爬起來，她說：「你們不要弄錯，今年我已滿廿歲了！是阿！我已滿廿歲了！」這樣一說，使得所有在場者，包括她的養父母都大吃一驚，祇有我明白她是快要自由了！那癩，這頓毒打也祇是臨別紀念而已！

第二天，阿菊來我處，第一句話她就說：「老太太！我什麼都快預備好了，昨天這頓生活是我自己討出來的，我們多談了幾句話，所以遲了，還好她們沒有曉得，再等一個禮拜，他請朋友登報，那時我走了，老太太！喜酒祇得以後補請了！」她被毒打的額面上却掩不任那惹愛憐的哭渦，我默祝她成功！

初春的風吹來，我換上了夾衫，一天晚上阿菊走來同我辭行，她說：「老太太！明天我走了，報上會把一切事情登出來的，我暫時不回來，以後再見了！」她扭動着小辮子，一搖一擺地出去了。那天晚上我沒有睡着，她的事在我心底轉了一晚。

第二天，早上沒有聲音，中午時候，那條街上吵起來了，她養父看到了報，同時她出去還不回來，於是他們斷定那是真的，一霎時，街上都在談着那事，那條既黑且僻的小街擠滿了人，她養父母破口大罵着；

「早知道她是假正經！真丟臉！女孩子跟人家跑了，還有臉上報，真是前世作了什麼孽呀！他們還用惡毒的字眼罵着，我却暗暗地得意，——這樣一個飽受凌虐的女孩子居然還有勇氣，還有志氣！」

小姐！（她稱呼我），妳說一個人的幸福不是要自己創造的！……

三六、七、一六。

死傷已不下數千萬，財產之損失更不可數計，不於抗敵而現死於內亂的為數亦可驚人，至若轉為流落他鄉者，更多矣。未被敵人所破壞，而毀於內亂的，其價值又何巨大？今日政府為拯救人民於水火，不得已頒發總動員令以戡亂，其理由固光明正大，且亦必要，但人民之痛苦，又不知將伊於胡底？本來吾國人民，皆係黃帝子孫，一脈相承，原可相安無事，共謀國家之發展，奈因一念之差，各執一詞，至有今日，此豈非由於人禍。

總之，中國現集外患內憂天災人禍四種亡國因素於一身，實隨時人可死，家可破，國可亡，此決非空聽之危言，與孫中山先生講民族主義時謂軍事侵略，外國幾月內可亡中國，經濟侵略，外國幾月內可亡中國，外交侵略，外國幾月內可亡中國——之情形相比，實有過之無不及。因而一般人民亦大都養成今日有酒今日醉，不聞不問國事之消極態度。如是而往，積勢所趨，恐將不可救藥，凡愛國忠民之士，應堅持初衷，一致奮起，喚醒後知後覺，領導不知不覺，渡過難關，以期有救；而當政者，亦望能深體民艱，毋招民怨，以期挽救瀕於既倒。「憂勞興國」。所有外患內憂天災人禍，如果利用得宜，實正足以加強吾人復興建國之工作也。……

一點豫告

許時上 七·十二·

第十期起，我們可以開始讀到長篇連載的一篇小說「買克夫人。」作者是佛烈曼夫婦（Benedict and Nancy Freedman）。一九四七年春由考華德根公司（Coward-Mc Cann, Inc.）出版；為美國文藝協會本年三月份推本，亦為今春美國暢銷之一；會連載「大西洋月刊」，并由「讀者文摘」六月號撤載。現有左子君譯寄本刊，特先給讀者報道。——編者。

本刊業已依法聲請登記

燃料買賣

# 中原煤號

價格克己

# 紅金牌



一曲清歌  
飄幽香

中國  
福新煙公司出品

## 本刊啟事

學。鼓。們。一。本。刊。第。八。期。上。欄。末。一。行。有。問。題。的。同。學。們。下。學。期。在。同。頁。上。欄。末。一。行。有。問。題。的。同。學。們。請。將。原。稿。寄。回。本。刊。部。門。原。稿。不。退。還。請。諸。君。諒。解。

正。鼓。們。一。本。刊。第。八。期。上。欄。末。一。行。有。問。題。的。同。學。們。請。將。原。稿。寄。回。本。刊。部。門。原。稿。不。退。還。請。諸。君。諒。解。

起。仍。兩。勝。一。本。刊。第。八。期。上。欄。末。一。行。有。問。題。的。同。學。們。請。將。原。稿。寄。回。本。刊。部。門。原。稿。不。退。還。請。諸。君。諒。解。

。事。出。於。外。期。第。八。期。上。欄。末。一。行。有。問。題。的。同。學。們。請。將。原。稿。寄。回。本。刊。部。門。原。稿。不。退。還。請。諸。君。諒。解。

。如。蒙。特。惠。賜。稿。件。希。望。當。前。大。胆。揭。發。歡。迎。給。予。無。情。暴。露。與。抨。

。擊。治。務。必。特。多。此。類。稿。件。大。胆。揭。發。歡。迎。給。予。無。情。暴。露。與。抨。

。擊。治。務。必。特。多。此。類。稿。件。大。胆。揭。發。歡。迎。給。予。無。情。暴。露。與。抨。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六月一日創刊

# 公論

刊周

第九期

中華民國卅六年  
八月二日出版

零售：每冊國幣二十元

預定連郵費：

三月：二萬元

半年：三萬五千元

全年：六萬元

編輯者

上海陝西北路(西摩路)  
公論周刊社  
一七三弄北都三十二號  
電話：六〇四〇三

發行人

呂萬峯

總經理

上海山東路  
聯合書報社  
保坊二一五號

經售者

國內外各大書局

# 大百萬金



中國華明烟公司出品